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六千八百

四十一

李具以其事對逆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快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乃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是庚申編脩朱華老避亂携家南下其妻病心曠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主氣血劣物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曠而不作渴蓋因避地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等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珍珠可為藥直飲下宰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與小柴胡湯與之脉婦人曰香氣頗榮胡君宜審之我脉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甲言甚切陸竟不覺燒下咽吐滿文作婦人逆委頓呼云陸即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李氏子病瘵居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錢并酒饋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適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恭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驛汝棹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應官至監察御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一

史附恭檢贖月還殿中侍御史希稽意與中丞何錡文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籍居父喪息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商再拜還平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許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逆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爾子以報爾未幾廷臣生子於年未三十及弟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生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梁家避時有沙門曇摩識博達多識蒙避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避為涼王且求曇摩識蒙逃不與曇摩識欲入魏難自請行蒙避赫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識當盡以劫等蒙避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粮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兼瓊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思已辨髮未辨兼瓊出臨斬之惟思二子叩頭食土求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兼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

復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境乃教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府長史
 事。賜緡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
 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
 為之奈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水脹。盡用施
 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
 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若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洗。加以
 餅醬食之。即能活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
 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活。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
 來視之。惟恩大驚。起走迎。候有一鬼于手執絙。前引。墜自西階。被絙縲。
 其亡姊不言。但於縲下舞。傲不報。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
 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滿受苦辛。故來視爾。惟恩命。繼祭母。母食之。
 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
 食。常卧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恩問之。童子不
 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背。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披頭
 漬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感怒而未詎。惟恩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
 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墮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傍罵。

永樂大典卷萬六千八百四十一

四

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
 惟恩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
 恩如被戕狀。墜林下。遂平。初。惟恩為澤州相州判司。時蔡賊徒數十人。使
 所在為盜。及事發。刑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州教居。惟恩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
 書與盧。主令應明。惟恩生遂自。惟恩赴京。行李蕭然。有繡兩頭。載書冊。一
 奴纒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聲小。幘與主同行。云送書狀。至城。醉氣
 甚。謀主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掖。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
 甚。知。惟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
 云。被紫衣。歐。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使自擊也。言訖。見紫
 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
 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數十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
 時。惟。氏。村。鄰。楚。相。與。生。中。外。兄弟。展。起。於。廳。事。坐。久。忽。因。睡。夢。生。被。砍。血
 汚。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乘。跛。左。脚。
 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買。牛。來。於。此。過。入
 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鄰。居。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

命捕賊河南戶於主書院中得雀佃子孔捕賊盜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晚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破脚行連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八人驅就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志伏云此即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之及聞視乃非也唯得解兩股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即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執賊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列雲安日租暴商暴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軍儀等與友人胡鍼同至一官署見年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桎械人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人而方進於行廊下見進款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合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逮至此人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至見鍼言之鍼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憤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惟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五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惡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道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檀裹屍投於堂西北澗廁中不勝穢濁人未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大成舍職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尾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澗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投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檀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歎善謂曰出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雖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無言宋後數改官權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歎所論府君命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死被殺何以不能吞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八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本載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嘗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送而送之曰美而黠哉孔父而取其妻
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煙織履客治隣人趙葵從墻窺見而悅之乃求公業
直宿遂越墻而通焉公業覺之捷非煙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聞華
父父禍趙家生是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三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
枕逾月一夕其物遂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攝
下野于板符縣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
人云王君在世願聞隣情未合身亡何適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
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
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
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罷令腹中物塊乃
小奴為索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知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
責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
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縣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六

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房植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
從客侍姬有輩下打平之故態房植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
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
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
秦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詎如此後軍亂房
植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屋忽見唐先主祇繫甚嚴
容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生是竟
訴故因此兩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鑼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
息或朕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遣吾一玉天王像吾
嘗置於龕後藏於瓦棺寺佛左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
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寺佛勝侍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
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林陵令捕獲龍等詰問
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狀判
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狂瀝但以文書已行不欲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

自為通卷并諸切十人所之於即門外此位辨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故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後至案前曰昔枉見故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未取公便雖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

絕若風癩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天橋頭反背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處經曠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生飲山榭

盡酒酣夫性斬曠曠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曠所殺投屍湖中脫裳覆腹

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曠知事露將謀叛逃始出門見曠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還禁

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故司空蘇令萬黜臨刑曰我無罪而

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黑持刀來令左

石急術已得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順素與趙倫不相能誣構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

不捨爾也後順夜見白狗以劍所之不中順急懼仆不能起至石見倫在

傍順遂絕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七

昔見法存者本胡人主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人能死作百種形像

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林居常芬饌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劬之屢求

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室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

存死後嘗見形府舍擊閣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存

左右遂死劬之還至楊都亦亡

唐周仁執京兆萬平人孝和皇后章氏母黨素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血流如新斷者仁執令人送去州

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感著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

月孝和崩仁執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所之仁執舉臂承刀臂斷墮地

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置臂覆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循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

連官為侍兒所媾妾往殺之夫於詳審娘已數月一戮而殺二人此妾所

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進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漆時氣得熱疾主將

命醫職張文質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

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質用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

命醫職張文質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

一枚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後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越素與崔顯不和元嘉中顯為人所殺成疑是越越後除金鄉令解
職還家入山伐材崔兄子銅為持弓矢將酒殺就山既之射酌已畢銅為
曰明府昔害我弟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為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弟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舍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流
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腦髓有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
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服日張甚欣雖
異之猶惜不棄因剖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得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
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未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
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况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
沙彌并囚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
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就發陽都時多有爭競凌宰輔宋高祖因
遣征之毅敗軍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求此亡師嘗有
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盤而死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八

北齊崔陽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為就郡治之
贓贖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証輝為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勸之斐希首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為遺語
今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辨紙百番筆兩管墨一
錠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今史如其言續并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
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曉及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文帝杖殺之
左右或見輝為梓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陘關檢租使以贓污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
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勸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
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
病而死經一年蔡輝此病瘡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質疎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
之其後疎復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所請之詞深自魁責有侍者見
一大夫自僻間出或疎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椹可長
千步林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証以他罪實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
訴人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得
後乃款服。但言己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殛。後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
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初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
不敢引愆。但誣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
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歛。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
而來。將一盞蒜齏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
梁杜庭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忘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
書。有所求。倚廉讀之。疑自外。遂而妄自以新來。耻以聞庭。因爵吞之。疑謂
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疑有訖。嘆曰。吾不自意
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疑旬日。遂死。
梁盧陵王蕭績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廷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
上欲留之。廷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
廷妻之行。以梁主素識廷康。且疑不實。乃初送都。王既懷恨。又憚廷康中
堂得罪。先使歌平結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投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九

方便。廷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廷康於城下。乃表云。廷康叛。獄
格戰而死。是有杖江縣令吳某。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
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殺吳二人。王但曰。寬我
寬我。少時而寤。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夫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
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妻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
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母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
想願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未眠。牛可啞。飯之。其人出。聞中見物似牛
之狀。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妻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史。忘其姓名。嘗勅一僧。曲致其死。其獄上州。是日。其妻女
在家方相縫。忽見二平子。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
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俾流汗。出視其門。向閉如故。史歸。具言之。史甚
恚。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權謝。不
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鄧國公杜悺。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
敵。奔牂求援。既謁。見悺。怒其不起。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悺兩為

鳳翔節度使。今廢認桑梓耶。巨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白階。此時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憐怒。命繫之。發函與韋相保衛云。巨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際園之元。巨無素有恩。遂奏請依。除廢置。初既降。乃親臨斬之。巨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奈伸。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慘大驚。驟得疾。遂昇而返。依有放。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患若。錢帛非少。美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際。見。且謀未追之。踰月。遂元將歸葬。洛陽為東身。楸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餘之。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枕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繇。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絞。馬。無。有。口。舌。反。歸。長。子。無。逆。亦。死。其。報。之。速。如。此。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妻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死。瘦。病。恐。妻。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檢。楚。持。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妻。未。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十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構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遺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為病。白使若借馬守陣者。以告鄴。鄴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置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宋乾德中。為蜀御史李龜。積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嘗所按。數十餘人。携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懼。旋為徑歸。諫其子曰。以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誠之。自此得疾。遂亡。唐普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為行。媒備禮。而凝妻有孕。崔氏約遣妾。成禮。凝許之。遂與妻俱之宋州。楊齡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妻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妻已遺矣。遂釋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祝。上有書。一。巫。問。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社魂事。發近在朔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秦。軍。崔。廷。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和。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疑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疑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疑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故妻戚。疑前拜曰。別久安否。疑大呼。疾走入內。隱匿。是理至庭。在氏驚問之。乃歎容自叙曰。某是實疑妻。疑欲取疑子時。故妻於平道口。并二女同盡。妻無負疑。而疑故妻疑若疑妻。妻自歎。疑奈何。忍害性命。妻訴諸嶽。嶽氣上聞。上帝降鑿。許妻復離。故來取疑。疑子無懼也。在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是厲聲曰。疑以命運命足矣。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使升堂擒疑。而醫咬指。疑宛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合即死。且受吾毒。每日報至。啗嚼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得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疑請之。置壇內。闍頭。是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捨義。隱賊。疑不非理。故妻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疑報疑。金剛豈私救。及寃者。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復在氏。李氏。聘女。適歸。鬼亦不違。曰。吾縛爾足。豈能逃哉。疑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噴真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新都。本因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寃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見。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視之。豁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疑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代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身往捕。乘逸。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傾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于河。明日。劉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竟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寃死者。見某。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

懸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
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袂面
見公公自來之乃合灑掃堂中微去餘物焚香拜武於堂門內合清心具
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合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藥
人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
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
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忌某之徒行雖是失
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思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
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
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構其罪竟至棄市明
年九月家為設祭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主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
辭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
枉吾當隨卿往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伏劍從之至縣遇一解吏於橋
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
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衙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
期以鞭撻其頭中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狀將來婿投懸三四狀皆不出
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未索命曰吾已
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構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問官問疾見老
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
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
問司勳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
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鬼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
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俾連聲呼云殺我殺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
青腫昇至宅夜半而卒

唐主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錡事李旼旼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旼不道枉
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旼寔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旼
甚孽屢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旼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旼
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遣數人鑽

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嘗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臂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某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來辭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忻真於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其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主其送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寃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主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朕式方頗甚惻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必死必不逃請去程棹就沐浴見妻子為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

州南門與之談生巾帶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覺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乘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球場宴初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瘞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孿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歲宴于堂應有以酒饌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畫惟於夕守以孿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

顧生醜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獲權欲如初。迨晚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報駭。驛負二巨囊。未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擄之。萬仞崖下。驛驛以去。得贈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敬乃吾曩時所執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傷。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復為託。項之士真。醉悟。悉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未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即忽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寂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執少年之歲。而士真主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國。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唯冠一時。所管中國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固不知之。又能散在郡邑。及數貴家。皆執毀。後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

金藏。雖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求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殺。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罵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掣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勒勾禮。大笑曰。溥未也。莫望活。令司吏汝。勳。構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求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彈杖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郟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慮殺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說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懸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沈。既沈。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急令救我。我在此。祇是理會郟州一事耳。然則誅降賊。朕其可為乎。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宋。林唐。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適
在。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獲益八陣圖。人撰約。來百餘條。遠地
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長廣
然。在瀘。以初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適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羣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旻。嘗有年。晚。照。後。數。刻。旻。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旻。怒。執。數
十。載。至。九。年。弟。為。管。典。性。友。愛。不。平。旻。乃。以。刀。剪。旻。作。旻。尹。兩。字。以。墨。涅
之。僮。陰。知。乃。以。他。事。執。旻。及。天。和。中。南。蠻。人。寇。旻。領。衆。數。萬。保。邛。崃。關。
旻。背。力。絕。人。常。數。左。右。以。衆。節。杖。擊。其。旻。隨。擊。筋。筋。漲。腫。初。無。痕。跡。時。其
力。悉。衆。出。關。遂。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斃。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
日。忽。見。所。殺。典。佛。黃。衆。大。如。數。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
陣。口。

宋。蜀。州。江。源。縣。村。毗。王。威。者。山。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校
儀。備。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割。切。財。帛。賊。人。不。知。紀。檢。驅。迫。在。城
貧。民。相。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極。得。一。臺。古。藏。銀。皆。易。錢。金。若。星。銀。珠。玉。器
皿。之。屬。皆。是。古。製。每。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

宋樂大典卷萬字

五

之。同埋者。身亦殺之。恐。城。于。外。也。城。中。資。金。銀。錢。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
不。知。音。耗。其。夫。害。募。人。訪。於。邛。蜀。之。境。緝。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反。身。謝。元。願。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
歸。明。水。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關。賊。遂。棄
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吉。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雲。遂。潛。往。極。看。悉。皆。空
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實。于。法。嗚。呼。賊。人。取。財。竟。毒。滋。多。不。為。已
用。身。遭。屠。戮。向。未。火。煙。起。墓。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
其。質。此。得。非。化。去。耶。是。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榮。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某。名
京。都。被。吉。州。秦。和。縣。尉。其。母。繼。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大。原。王。氏。女。與。財。數
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債。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
還。備。價。極。廉。僕。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
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索。窺。其。囊。索。何。崔。尉。不。意。遂。推。落。于。深
潭。伴。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刀。示。之。皆。惶
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從。王。氏。生。男。舟
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鄰

州許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夫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人東赴。與子西上。遂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過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門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即君家人。人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人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人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欲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即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即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被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即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即君西去。週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即君如已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遂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俟數日。臨行。贈紫羅襪。與木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即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製之時。誤遭火所焚。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

永樂大典卷萬字百四十一

其

念此為爾幼。小恐伸理不達。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卒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希聞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采寶帶甲於洛汭。聞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迺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菜。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消息。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意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亮。若過彼處。吠啞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唯小憩其下。偶吠啞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常以此事誦之。張生恃其財勢。謂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長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

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獲貧乏

宋。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未日當死如遇來白馬著戎袍執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陬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坐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瑄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構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瑄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滸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瑄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黑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瑄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七

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飲至者必嗔嗚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雜履有聲潛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聞騰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發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入室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避惡被罪者必藉人家實善者污黜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賈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鱗得人骨殖額數百數又嘗于兩匠合大木為巨瓮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前記上則較匠以城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橫之狀足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運深道為守方獲善一吏諾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流葉某照證公事楊未及荅而審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己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惜書者堪錄凡數百篇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葉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逆告變殺二百人殺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仁

密者差弘義性狹。乃索大加失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柳上所安仁死。又捕其勇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禮稱遺之者。斯須氣絕。嘗於柳里求傍舍。瓜主性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欲食。今有白兔御史。後與朱俊臣罪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祀巖於舟中。弘義欲為作初。連花巖諫曰。事已如此。忍更為不教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元埋之江上。俄而為劫。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緝案弘義運至。花巖死。巖息自云。花巖未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九罪。元禮怒。乃幫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是尉。評。蒸。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詎。我。何。為。略。不。約。束。今。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還。我。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枝。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既。愧。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升。善。刺。是。逆。至。乃。符。召。為。屬。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蒸。判。同。去。道。

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相王。本弟。所。家。有。婢。不。順。使。命。悉。灰。將。甚。積。怒。乘。間。排。墜。井。中。人。云。王。向。在。里。間。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為。既。登。第。為。狀。元。就。媾。他。族。妓。聞。之。忿。忿。自。殺。故。為。女。屬。所。罔。竟。至。大。閉。而。死。

唐邢璣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莫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玕沉香。犀犀之類。直數千萬。璣因其無備。盡殺之。伏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未獻之。初。運。賜。璣。恣。用。之。璣。後。夢。所。殺。客。皆。持。刀。來。戮。其。家。心。惡。之。未。幾。于。祥。與。王。謀。謀。及。遂。族。滅。

唐梁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使。聞家于鞏。鞏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至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遂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主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水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鞏。鞏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遂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伏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適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元於暨于矣。先是生常以別絃致袖中。既解絃投于劍客前。客以袖中絃繫弓上。賊既得絃。遂至來廡下。持殺郎生以城口。生急以矢著絃。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堂其寃。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死。即馳馬至。雖具白於河南尹。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徒兵入里。泚股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麻繩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有宗諒命攝司法。錄一夕南華夢數人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股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寃。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稽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派。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隙而逐者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一

十九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所劫。股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動詞納。即收初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即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雁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缺。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帽于咸宜。風月賞觀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將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瑟賦詩。問以讓浪。譜學。單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微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半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絕妙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惠。有邑。忽一日玄機為隣院所遊。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綠翹不在。不捨帶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識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局戶。乃

命翹入內訊之翹曰自執中盟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以是之過致行
 尊意且某客至歟非翹隔闕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某馬而去若云情愛
 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
 之既委頓請杯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肝腸薦枕
 之惟反以沈猜厚誣真正翹今竟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
 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
 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成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遊矣
 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
 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平
 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街之間此適至觀門現問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絲
 翹之出入街平復呼數輩携梃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絲翹猶如生卒
 遂歸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歲於官奴龍瑩遣妻于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
 慙諫不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米茹皆資於外庖
 一日瑩携粥來勸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媒塵落盆內命徹之瑩曰但
 去其污辱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二十

不可王愈怒過一天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頃吏問大吐黑血宛轉而
 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
 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解矣元州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糞鉢
 瑩始已變執送府詎鞠云與使兵通欲資藥毒主翁然後瑩家欲以嫁及
 議罪以未成賊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德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
 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為後生
 之戒非落塵劫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
 嬰益疎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
 帝王皇后崩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豪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
 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
 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醉
 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騎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
 夫罵坐不敢并奏其在鄉里豪橫曩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
 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

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
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紛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
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
紛病一身盡痛若有打呼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死者瞻之見
寶嬰灌夫共手宮紛紛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粟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
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遇大將軍孫琳門寨蒙而趨左右唾或問其故答
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琳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大亂而景帝立
將升將陳有大風飄物如塵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為之傾頓顧見徐光在
松樹上拍手拍搗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患之俄而景帝誅琳兄弟四
人一旦為戮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三

漢何處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
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自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夫父母又
無兄弟夫亦久已有雜婦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
振欲往傍縣賣贖就同縣人王伯貨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贖令
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事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
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與壽操刀持戟來至
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
勞問之壽因從妾臂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
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柱及牛骨投亭東空并中妾死
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使君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
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故乃遣吏捕壽拷問其服
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敢表壽殺人於常律不
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旨斬
之以助陰誅上林聽之

魏城陽王元微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余朱榮余朱北入洛微懼走投洛陽
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微之力也既而余朱北購微以
萬戶侯祖仁遂斬微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北得微首亦不賞
祖仁乃夢微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北覺曰城陽家
本鉅富昨今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父見微曰
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北不信之祖仁乃私微成屬得
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北猶不充數北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墮大馬切

其兄報德救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甲改娶陳氏。陳氏出。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若汝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行。欲以行。鐵曰也。於是極打鐵。曰備諸苦。委鐵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剛。約又多不在舍。後妻妄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狀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是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惡橫是殘害。我母訴寃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行當令鐵行。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為設祭奠。且自將其頰。悔謝再三。云不願如此。鐵我今死。豈是一餐所解。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尾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錘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折。舉家走出。束燭照之。亦了無異。是又罵鐵。行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是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馬。嘗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行六歲。是至使病。體痛。脫大上氣。妨食。是屢打之。履處青腫。月餘而死。是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恃人道。況加毒殺。豈免

天誅。為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湖。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黃溪。午駐逆旅。連數賢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始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晚。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其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鬪。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馬適一郵卒。過亦救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踴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遲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寃。訴道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上。踴立。滿地血。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主簿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繖一條。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嬰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伏法。豈鬼神術究而訴乎。

宋。蘇州有一屋。於普惠寺。此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屋。嘗有牛二牛。過屋前者。后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夫人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嘆異。

昔日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蛾。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魂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蟲長時啖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執募二牛。荷擔歸鄉。一因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牛之所屬者。一日。昧與過。查賴滑前年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年施擔曰。承務可報而起之。商從之。牛以刀割其頭。紛碎間。後年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滿城年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年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檮隣年。悉皆實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宋。賈祐丙辰。有狀主簿者。罪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睡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逡巡行至。則所張方牀之婦。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三

人。直前揭帳。用裙覆其上。拂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莫識持甚。次早。偏身瘰癧。遂生惡瘡。適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熱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問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絳。慶元二年。知其川。李于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人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于誤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于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償債。幸別無罪。業便此生。一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弟。二親幸自寬也。林應之不真。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守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過兵火。擾攘之後。有訴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社社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殺。實者。乃是前日被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因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因

乃垂涕俛首伏罪。業遂成。皆斬之。

宋。雷塗外科醫者。徐樸臺。累世能治癰疽。其門首畫樓臺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舟。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候病愈。人謝錢三百千。九攻。瘡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瘡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橫紙長五寸許。照藥神竅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然膿潰。痛當立定。江之于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來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紳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平。時紙探入已前一更。及被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之。蓋已完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半徐病熱。痰哀叫不絕聲。但云。許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徧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滿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已。宋。張郎中景。居。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適。墮仕。為。元。田。郎。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高

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傷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昂者。專治瘡疔。求視之。乃取非藥。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死因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木解。一木解。人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木解者曰。奉命相運。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木解者又曰。雖然。當託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既膿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蓋知張之囊橐。賂實欲先以毒藥漬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覺。不祥卷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因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益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問。孟語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聚之費。孟家道墜。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從之。不許。女恨成。

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病甚數月而死逾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
死七日脚腫尚濕未斂而魁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
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
罪未赦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
願女罪有定父母心而與人私姑見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
女償還生女身為媼媼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渠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
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辰病否皆遭其汗清則同知二孫覺焉
至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至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正
獲其厚謝祭神於家至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
急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
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當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
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悄悄不樂醫者以
為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脈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
寒中洞漉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大湖縣遣一道士與

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乘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
懸書符傳道真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業事致致此康侯死時
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主殺人受報也

昔晉惠歸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
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見積久其家人
皆見之惠歸自問其故答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是昌縣余歸事以事
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若女即其正妻後歸事出旁縣居女
乃夜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逝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
卒今罪獲身回當償命也惠歸使人馳至處昌驗其事歸事老猶在如言
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讓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屬愈甚且又驚
怪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郡二水相會旁有平山山之阿井邑繁行邑之吏苟信蘇跡所
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跡以深刺信以廉節跡以貪墨信以個儻
跡以陰謀信以雅誠無隱跡以隱忍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跡以
有肩詭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跡行父不敬而縱妻犯上
信少求而險用跡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跡以已律人而少

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玠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噴。以玠為邪。且以玠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舉首視衆曰。暴有二水曰涇與涇。一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玠乃面頰發赤。杖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玠是涇矣。玠與苟信無事。而切隣。玠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玠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玠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玠每見信必唾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同苟信子儀真之使。且將殺之。次年春。新黨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游。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持刀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思見祥潭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已。而轉明能于洞。儀真及岸。會玠見之。褻裳而往。復取儀真。擣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玠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玠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結。與十八年。即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暴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

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銀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解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其素及除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萬宿。于香宅客館。夜中驚。覺叔呼之不應。掖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與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救有德。始畫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視衣見者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鎚。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叔救。乃曰。更幾十年。還我命。非叔見救。真以虜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潢橋有官人自脫冠中。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俄起。卒共守伺之。日曉。小蘇冲水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頗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為彼人昇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蠶。呼醫傳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按則入腫潰。繞愈。痂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矣。宣宣是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赴詔，彼
 庶見禮，付藥可立愈。張化僕為導，必訪之。杜主屏人曰：願憶前年中秋夜
 所，在乎曰：忘之。夫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鄱江西米網，以中秋夕，至獨樹
 灣，艤泊。月色正明，居秋葉，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
 令僕夫取雨具，忘其未獲，致衣履沾濕。地所報，杜斧斲之，中額，僕回舟，謂
 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即死。汝切勿以實
 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慙自主翁乞許，滿
 母于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沈淮，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棄瘞于水
 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養汝無
 夫婦人，畧不顧，使解纜，妻捐膺大慟，曰：孤用異土，無之養，糧道退無路，
 不如死。遂抱切于自投。江中僕脫瑣於非命，復痛妻死之，不終，訴諸幽府。
 許於此克。去年君觸橋，墮乃彼人，尋君而得見也。張震，跡曰：是皆然矣。我
 方欲尋，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置杖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寬獄
 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
 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觀，幸而燈不滅，
 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
 捨，有司固不可得而獲。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
 高榻，家人皆偈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三僕
 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悉悉然。從室隅出，視張曰：可還我命。即墮
 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一

三五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
 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
 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
 州卒，其元濟叛我，以王民治，整為汝所殺，我術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
 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速窺以避
 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妻思所故，耳老父益恚。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
 令一孫，携杖，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
 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
 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至走，騎厲聲
 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絕。七人
 者，皆女真也。

宋蘇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殺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

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耶具陳州
 相勝方君固與富翁善。賦使來析已。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富翁使止之。
 彼不過薄有所觀耳。為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欲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
 十與僕。別致三百十為方君謝禮。數月。僕復宣言翁人詣方。方曰僕自得
 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惡治之。翁懼。已但用
 前策。人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過得中都一知舊信。情市漆二百斤。
 倉卒不能辦。翁幸為我。市當筆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
 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明年。僕人欲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整。將薄覆吾家。今私所費。將
 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
 圻宰。白晝悅。忽於廳事對群吏震。傳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
 連翁於死。翁宜比來。亟運舍不及。與妻于一談。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
 始知其真。報云。

宋。梓人晏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
 未醒。偶卧傍有枯木。支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妻夢中。疑梓人墜。下木
 隨。墜之。面仆。汗泥。以死。官檢屍。身莫復。其腰具。履衣者。妻之。于訴其故。乃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二十八

翁。竟致極刑。先是。繫條者。執仗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
 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恐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
 十。俾人。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淮。遇。吏。以。他。事。黜。配。於。海。之。際。思。見
 所。誣。死者。在。側。曰。我。今。却。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憐。注。別。不。數。十。步。回
 顧。吏。已。為。虎。衝。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徐。迪。功。者。二。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
 人。可。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弓。者。三。人。病。垂。危。若。取。其。首。作。柩。捕。斬。獲
 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吏。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
 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
 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使。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間。聞。狄。出。怒。曰。
 得。遣。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為。爺。命。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妻。自。屏。後
 呼。曰。官。人。為。持。柩。奈何。使。軍。校。馬。逆。轉。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
 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所。我。頭。逆
 得。瘡。疾。而。死。其。妻。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氏。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向。於。陳。陳。翁。死。于

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覺。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情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成。木我長子入亭山。掘楮樹。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刀痛。盡肢體無完膚。即叱李乃命所。竹數束。疊於楮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鬪而死。監鎮官江某驗其屍。且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卷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亟。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叔。素能搜跡。姦隱。石蓋其群。既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住淮上。兩弓叔心疑焉。言於尉。弓引帖。同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盃四隻。設于案。弓叔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生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叔為愕。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爾為之。致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夫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元

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所之使。表於南曹。勿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奔其子。後光遠待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表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天。上帝許我復讐。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唐高駘為西川節度使。時則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駘乃開府。庫悉還之。而竊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踏床。乳其子。林至婦曰。我知之矣。且觀吾子。無使其饑死也。又就刑焉。曰。爾奪戰士食。而又強刑以逼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閻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駘為軍師。輝所囚。當見是。求追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真矣。

宋朱浚明。陽華人。早年中第。輒軻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隱。憑道士秦章。自許。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冢。福不可識。浚明聞何仙姑有道。遂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某也。不須問。且亟歸。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二人。死後。秦分浚明到家。即死。宋鄆陽縣人。方為為郡吏。與函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祖僧。高每為所凌。嘗因酒。酌相值。即執其裾。為度刀。不能斫。早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踴傷已甚。傍人勸諫。猶謂之不釋。衆并為歸家。因德始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為虛傳。但真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嘶寃茹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英揚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為從速。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為碎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尚曰。爾苦我時。其荒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聞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滿涕。往復自語。且以手擗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過項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鈴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夫禮多所求。索銀親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棍。撻其腦。杖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被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搥足。指背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燒炭。其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曰。妾何當獨存。亦殘忍濟其惡。身禮喪。偶作正室。一日。他妾奪禮。徒妾頰。輸梓付後院。自

永樂大典卷萬字百四十一

三十

向頭其尸。字氣息僅屬。心念此案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使恍恍若有。值過門。忽露開。天尚未明。肩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暨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輸方覺。遣卒雜逐。追躡。李父扶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越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廨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鴛鴦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輸而執。鴛鴦下獄。鞠治。盡得衆死。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刑輸籍。編置朱崖。鴛鴦杖死於市。輸至萬安軍。亦死。元至元年。已年廣州黃岡。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晝夢。史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稱揭帳。曰。是矣。夫婦履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相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郡張員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為。武交接賄賂。資負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負外語妻曰。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涉世。務負外曰。善。華州張客入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賈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羸惡。一小馬。馬精健。較豆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馬純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一

願者少為馬駃快願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願為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
數道人選納文仍歸至前所願馬坊惟見白馬問為馬何在曰以駃快奔
逐折足死矣遂願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
道途險阻其進願為往返之由或謂其微之為馬馬且幸其長死念見願
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
舍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繞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
禪規叱令侍立石曰通慧令之掌厨極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督長老
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當令供飯歲髮損
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厨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魚
鱗杖之十二文洗滌更水益動明日復有魚鱗杖十二文念歲杖厨側
潛立以俟厨側墻缺有路遁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遂之至階下學之
仆地而死文寤即奔華州欲從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
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
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寬
對未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
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敗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一

五

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渡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持射
之文笑曰老僧相快三十三年矣幸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
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主與長老有何寬對文語以故卒曰寬報何窮不
如解釋持天鼓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問
曰曰寬寬相報何時了却却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
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
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庵障壯士跪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
遂化

元至元丙子賴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
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
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
向來殺我者乃爾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爾遂群聚縛之黎
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魁黎八竟死
元運昌新城縣劉原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遺事累進于福
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
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所尹赴北嶺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微暈而卧眾見

一人涉水未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及劉之妻
夢劉歸蕭之于亦夢蕭曰蕭主吾已得報其寃矣既而計昔果至邑人號
九峯有詩云塞馬嘶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體不障寫盧連金虎
無絲遺帳空萬里遊魂歌夜雨九原寃鬼訴秋風老天不放主還客淚濕

香閣開袖社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濱僕皆上岸此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艙盪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艙乃持刀斷
其五指遂沈溺以九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未其隣家遂駕而
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育至五六歲時收歸其
家撫之猶于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
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飲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
尚有未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
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積夢汝
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
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可以我財刀冥汝于官殺之不難
人恐寃寃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應汝意取財物速還他郡別置田宅解

永樂齋卷之八十四

釋寃孽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
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袋則見所殺商人
之頭在內袋袋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本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千倅每一禪寺住持
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運營奪寺僧思前費已
重後顧無償於是入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不允寺僧憤
鬱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必遠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
到柳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積以祈
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益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
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生辱胞衣中斷慈血衝心隨即
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
趙宅門子携夫刀以行更數十步忽聞田中呼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
人矣遠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看心思曰明日必果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檢

驗果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兩知吾當托生爾家以報此讐越一年彭屠生一子慈惠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趨宅門于米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宋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痛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運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獨衣百結又充工儀某貼書寃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馮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餓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溫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資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因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寃寃至此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餵飼勤至豎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季好義富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善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于植留家衆以曠事爭功賞賜君王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曠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復至心懷表謀欲害好義丙乃救解然日以飲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醅酢歡飲連日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適去既缺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寬之號慟如私親惟鋒一軍戡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鵠怖仆地疽發而殂

宋紹興初連南夫師廣東有曾主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曾廢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守傍有僧寺每林衝時其家婢姪或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生葉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州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曾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

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版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版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逆杜生為其家兒聽後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人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相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履已庶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其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人欲大將軍曹真毒死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克州刺史黃華以凌謀害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送凌還京師凌至項城適賈遠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國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及遠來為屬因呼曰彗雲變我遂卒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未靈座脫頭置其傍恣飲果肉納頰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

為曹真夏侯玄訴寃得理故也

昔湖南所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僕主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乘之以送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實獲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寃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某猶出城

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館中暴卒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厚

訖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遂之不及而止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